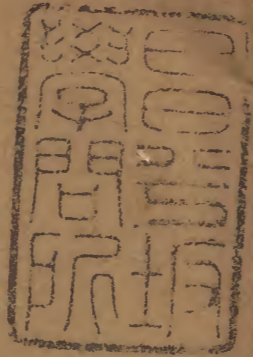


欽定明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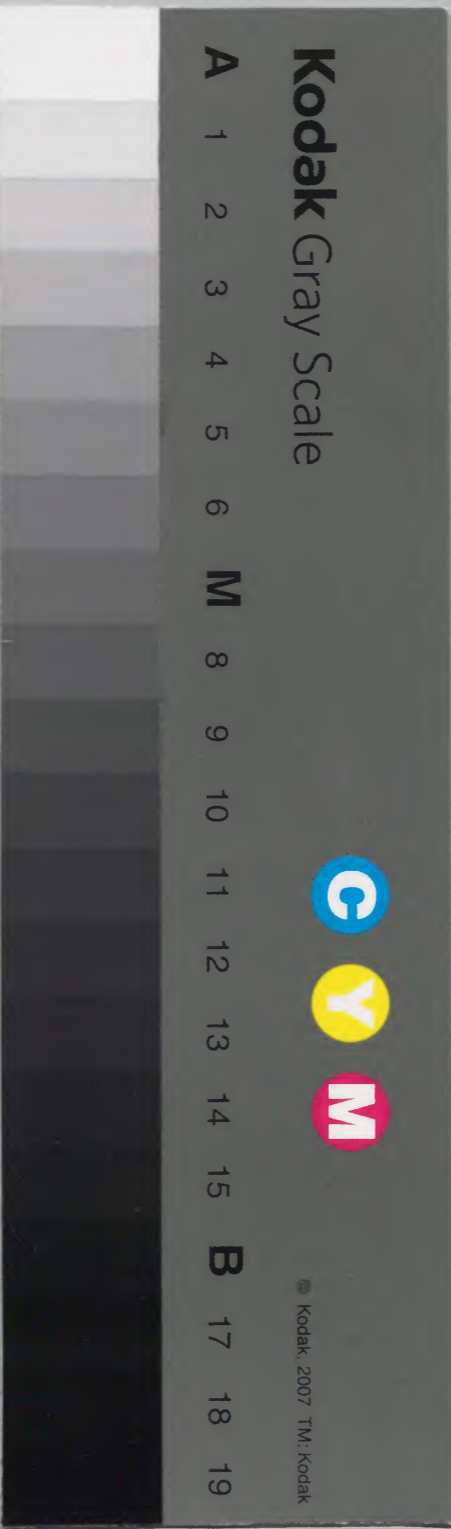
十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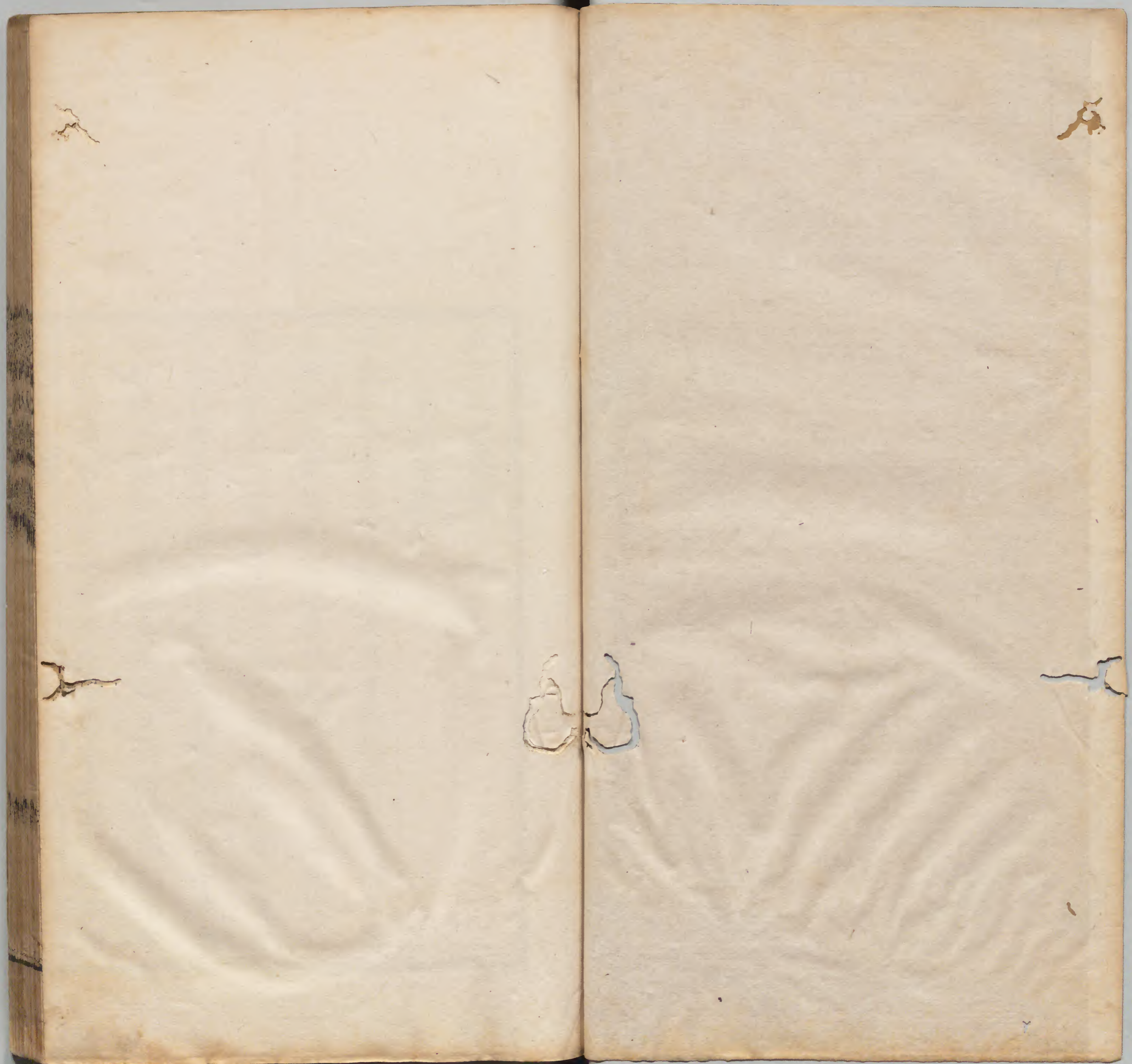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九	四	類
八	〇	〇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九	二	四	漢書
七	〇	〇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94
冊數	8(4)	
函號	297	172







欽定明鑑卷十

明英宗後

淺草文庫

景泰八年春正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於南宮遂復位先是景帝將郊宿齋宮疾作不能行禮召亨代亨見帝病甚退與都督張軏及太監曹吉祥謀復上皇告之有貞後二日亨軏與吉祥矯太后制夜會有貞所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啟有貞至朝房亨軏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守禦官軍

並入薄南宮城毀垣而進上皇燭下獨出問故眾俯
伏請登位乃呼進舉兵士惶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
以行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也遂
入升奉天殿時百官待漏闕下忽聞殿中呼噪聲方
驚愕俄諸門畢啟有貞號於眾曰上皇復位矣咸震
駭入賀命有貞入閣預機務執少保兵部尚書于謙
大學士王文等同下獄

臣等謹按徐石奪門之舉行險徼倖非有計出

萬全者事雖獲成而名則不美衛獻公因甯喜
以入衛齊陽生因陳乞以入齊春秋並譏之惡
其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景泰雖因兄之危以
據位而登極守禦猶能正其名於居攝之年英
宗則乘弟之疾以返政而迎駕奪門不能正其
名於復辟之日蓋貪功邀賞徐石有以誤之耳
御批云徐有貞石亨輩止圖一己勲封並非繫懷君國

洵發奸摘伏之至論

御製南宮復辟詩云弟兄失始終儉邪妄扶助甚矣
小人之誤人家國至於如此石亨不足言彼有
貞者豈非千古罪人哉

命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詔曰衛拉特之變乘輿
被遮羣臣已立皇太子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
守之位又曰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
亡矧失德之良多致沈疾之難療徐有貞所撰也尋
以太后制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制詞援漢

昌邑王為比亦有貞撰

臣等謹按英宗復辟雖出於羣臣翊戴然倉皇
暮夜偏景泰於彌留律以春秋之義不得謂之
能正其始況再安宗社景泰固有功乎誠念居
攝出於行權奪門本非正舉宣布中外自明慙
德則公道昭而隱衷諒矣乃醜詞極詆不遺餘
力欲表其復國之正反同於竊位之私發令不
臧何以示後徐有貞在景泰朝已蒙殊擢制詞

昌邑之比於心何安其被景泰以惡名者即其
陷英宗於不義者也卒之附曹石即為曹石所
擠金齒遠戍廢棄終身側注冠究安在哉亦可
以儆奸頑矣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家屬戍邊徐有貞等嗾言官以
迎立外藩議誣謙文下獄所司勘之無驗金牌符敕
見在禁中有貞曰雖無顯迹意有之法司蕭維禎等
阿其意以意欲二字成獄文憤甚目如炬辨不已謙

笑曰辨生耶無庸彼不論事有無直死我耳獄具帝
猶豫不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為無
名乃棄謙等於市謙性忠孝才畧開敏自遭寇變忘
身憂國敵先後入犯不得逞者皆謙功也死之日陰
霾翳天朝野稱冤太后聞謙死嗟悼累日帝亦尋悔
之

臣等謹按秦檜之殺岳飛也以莫須有三字定
讞徐有貞之殺于謙也以意欲二字成獄小人

之陷君子先後若出一轍然觀獄具而帝尚不
忍曰于謙有功是英宗非不諒謙之為忠而卒
從羣小之誣濫刑首被者蓋方以奪門復辟德
徐石輩之私已以成功則於素所不私已者憾
之必深故雖諒其忠而忍而出此也謙之不辨
殆亦夙知英宗意之所在縱誣獄昭雪此身終
不可一日容乎

尚書王直胡濙皆以年老乞休初直為侍郎以次當

入閣楊士奇抑之長吏部凡十四年及是告歸時從
諸佃僕耕時擊鼓歌唱諸子孫更迭奉觴上壽直歎
曰曩者西楊抑我今不得共事我不能無望然使我
在閣今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濙歷
事六朝垂六十年既歸三弟年皆七十餘鬚眉皓白
燕聚一堂因名其堂曰壽愷

臣等謹按史於王直胡濙乞休備述其優游林
泉之樂隱然以漢二疏相擬然跡其所處之時

與其位均不得比於二疏正統景泰間任事者
多阿意取容直與濛以先朝舊臣位隆望重不
能匡救彌縫其失易儲一事同受賜金大臣以
道事君顧如是耶濛歷事六朝持祿固位訪惠
帝賀祥瑞悖義獻諛視直尤不逮而直以得免
遼陽之行為已幸於君國重事漠然無所動於
心鄙亦甚矣

御批責以依違苟全乖大臣竭忠奉國之義彼全軀保

妻子者能無愧悔於身後哉

二月高穀罷穀與王文陳循同預機務文等既誅竄
穀謝病帝以穀長者謂廷臣曰高穀在內閣議迎駕
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幣給驛舟以歸

臣等謹按英宗不知天位之為已所固有而於
廷臣之私已者則德之其厚高穀是以天子而
效匹夫報德之舉也穀為人臣於義所當言不
敢唯阿分固宜然耳豈有所私於舊君乃臣不

言德而君以為恩何所見之小耶觀穀既歸之
後杜門謝客有問以景泰天順間事者輒嘿不
應庶幾得大臣持身之道已

郟王薨謚曰戾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天塲諸王公
主墳相屬妃唐氏等俱殉葬并欲令汪妃殉李賢以
為不可乃止

臣等謹按景泰繼位易儲難逃千載之定論而
乘輿得返於英宗不為無功亦已誤聽羣邪倡

遷於疾篤之頃何妨稍示寬大曲全其友愛之
情乃薄葬金山而復舉惡謚以相加強諸妃以
畢殉手足之誼比於仇讐既薄於其生又忍於
其死然則刻薄寡恩之舉豈應專咎景泰哉
三月石彪以私憾劾大同巡撫年富下詔獄帝問李
賢賢稱富能祛弊帝曰此必彪為富抑不得逞其私
耳諭問官從公鞫事果無驗乃釋之令致仕

臣等謹按年富遇事果敢有為以執法過嚴不

悅於權要其撫大同也劾石亨家人乾沒官庫
且備銀帛詔宥亨等而抵家人法既又劾亨專擅并
賢及亨從子彪故相與構成其獄英宗既知為彪
所誣即當明正彪罪而獎勵年富以昭朝廷公
道乃轉令法司會鞫及其無驗復使之致仕以
去是因彪屈法而富之直節雖知而不為表明
也枉直既淆則刑賞莫勸欲臣之守正不阿安
可得乎

夏四月北畿山東饑帝遣侍郎周瑄僉都御史林聰
分振之已又命侍郎黃仕儁繼往聰屢請發帑帝詔
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振濟徒為里胥乾沒耳
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困是因噎廢食也帝卒
從賢議

臣等謹按備荒之道在良有司之先事豫防至
於饑饉既形則發帑自為要策英宗勤恤民隱
遣官分振好仁一念未嘗不可擴而充之有貞

身為輔臣當備述民生之艱難及流離轉徙之情狀俾人主惻怛慈愛之意時觸於目而警於心帑特患其不速發耳乃藉口里胥之乾沒坐食視民困而屯其膏是直以殘忍導其君矣且必使如所議將以吏貪廢司牧之官以俗詐罷質成益下之聽乎非惟不知政體誠恐其亦不聽乎御批所謂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五月下御史張鵬楊瑄等於獄并逮繫都御史耿九

疇羅綺先是瑄劾曹吉祥石亨奪民田并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閣臣曰真御史也遣官按覈而令吏部識瑄名將擢用會張鵬周斌等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疏未上給事中王鉉洩於亨亨與吉祥泣訴帝誣鵬等為已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為報讐明日疏入帝大怒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詰之對曰將士迎駕當時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

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
瑄鵬及諸御史於獄榜掠備至詰主使瑄等無所引
乃坐九疇與綺主謀并繫之

臣等謹按英宗未北狩以前惑於王振其威福
下移者失在不明既復辟以後迫於曹石其舉
措倒置者失在不公皆以已私為之累也觀其
於楊瑄之劾歎為真御史於周斌之對默然無
辭良亦知諸臣之忠於進言而特為曹石所挾

持迴護曲從遂至忠不見諒耳

六月下徐有貞李賢於獄有貞初為石亨曹吉祥所
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乃稍裁抑之且微言其貪橫
狀二人聞之大怨恨時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
吉祥令小豎竊聽故洩之於帝帝驚問輒對曰受之
有貞帝由是始疎有貞會張鵬楊瑄獄起二人疑諸
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因并疑賢遂同至帝前具陳
迎駕奪門功相與悲哭帝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

圖擅威權排斥勲舊遂并下獄尋以天變釋之
臣等謹按徐有貞之奸邪英宗罪之固當惜乎
受曹石之膚愬而陰諭言官彈劾並及無辜之
李賢為失刑政矣刑賞者大君所獨擅豈宜授
權於人彈劾者諫官之職司豈宜承上風旨大
臣不法聲其罪而僂之可也因言官之論列審
其曲直是非而允之駁之可也安有內信讒言
外假廷論操機變以馭下徒使國家威柄為羣

小傾軋之具乎

御批謂英宗既從有貞之言而裁制曹石又因二人之
譖而疎外有貞輒轉意移茫無定見真本原洞徹之
命立論蓋前後措置乖方英宗於此舉兩失之已
閣臣徐有貞李賢既下獄薛瑄又致仕帝謀代者尚
書王翱以修撰岳正薦召對稱旨命以原官入閣正
感激思自効負氣敢言無所顧忌時石亨曹吉祥恣
甚正從容言二人權太重請以計間之帝曰即可以

朕意告二人正出見吉祥曰聞忠國公欲伺公所為使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辭兵柄又詣亨諭令自戢且云上使我告公如此二人揣知正意因詣帝前免冠請死帝內愧慰諭之名正責漏言會承天門災帝命正草詔罪已正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構蜚語謂正賣直謗訕帝怒謫正欽州同知尋下獄遣戍肅州

臣等謹按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岳正以感激主知勇於任事其志有足嘉者然稔知曹石之傾邪於所受密詔豈宜輕泄即曰出自上旨亦當以人臣大義剴切諭之而即以所言入告則曹石輩雖怙過尚心有所憚而不敢遽中以蜚語也奈何欲以縱橫之說離間權倖乎擇術不慎卒為所噬深負英宗簡任之心誠如

御批所謂迂儒無用者也

冬十月詔為故太監王振立祠土木之難言官劾振
誤國或有言其在衛拉特者振坐族誅及是振黨為
帝言之帝大怒謂振為敵所殺乃當日目擊追責言
者過實皆貶竄命復振官刻香木為形招魂以葬建
祠祀之賜額曰旌忠

臣等謹按唐德宗身經播越而不悟盧杞之奸
英宗輒蹈危亡而猶憫王振之死皆為好惡拂
人之性由其恥過怙非罔有悛志故忍而為之

以箝天下之口

御批責以是非顛倒直揭英宗矯誣剛愎之隱衷矣

二年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衛官校刺事不許時帝
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指揮門
達僉事遂杲俱得幸杲尤強鶩每遣校尉偵事四方
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貨賄以祈免雖親藩亦然
凡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
橫無所忌賢請撤不允其勢益張

蘇軾等謹按英宗慮廷臣朋黨則莫如擇賢者而
任之公正之士立於朝詐諛之風消於下安有
寄耳目於官校而以偵察為明乎若輩中豈有
正人設廷臣果黨同勢將與表裏為奸亦何弊
之能察者又況擅作威福貨賂公行欲倚以為
腹心先自蔽其耳目後以告訐日盛廣錦衣衛
獄又以偵事之故至巡按御史李蕃韓琪輩同
荷校死皆流弊之明效大驗者

御批斥為非策足知彰善癉惡王者所以示公天下而
非可以智計術數行之也

三年冬十月詔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時
石亨既得罪帝以奪門事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
門則不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
順彼時幸而成功萬一事機先露不審置陛下何地
帝悟曰然賢曰若郕王果不起羣臣表請陛下復位
安用擾擾為此輩又安所得邀陞賞亦何至有殺戮

降黜之事致干天象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併議革冒功者四千餘人朝署為清

臣等謹按成祖之起師署曰靖難英宗之復辟門限號為奪門其名皆不正顧顯與為敵者尚知託辭戡亂以為詞而順以為受者反自居逆取而不平愧則發號施令此為尤舛矣唐德宗自梁州還以神策軍有功賜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論者譏其禍本自取幸而克之沾沾以定難為

名不知悔過況奪門之舉於臣為貪功於君為行險以取非其有者表暴於天下而不自覺其言之可鄙毋亦未之深思乎李賢數言

御批許其中理蓋大臣啟沃道固宜然所惜言之不早耳

四年春二月石亨及其從子彪皆伏誅先是彪謀鎮大同令千戶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考問得實下彪詔獄籍其家法司因并劾亨招權納賂與術

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宜寘重典乃罷亨閒住至是
遂杲等奏亨怨望造妖言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
軌迹已著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論斬踰
月亨瘐死戮彪於市

臣等謹按石亨由奪門功得君既黨徐有貞以
害于謙王文復倚曹吉祥以傾李賢岳正桀驁
縱恣殘害忠良彪以戰功起家恃寵而驕攬權
黷貨其族滅固無足惜獨怪英宗始則養成其

罪戾終又未絕其根株亨雖伏誅吉祥猶在除
惡不盡坐待變生其亦昧於馭下之術哉

秋七月下工部侍郎翁世資於獄蘇杭等府織染局
歲造有定數帝遣中官增造綵緞七千疋世資請減
之帝怒下錦衣衛獄尋貶衡州知府增造坐派於此
始

臣等謹按英宗之志於是荒矣以織染之歲有
常額者驟增至七千疋之多病民傷財莫此為

甚世資之請減亦欲彌縫其失耳使果嘉納忠言即當立予停免乃不惟拒諫不受并下之詔獄若坐以抗違之罪者豈非侈心之為害乎夫

又主縱欲何求不得拂已者罪則供奉獻媚之臣希旨以進唐天寶末載之覆轍可按也有明

秕政強半始於英宗實為一代肇禍之主流及後嗣誅求無厭民不聊生誰實階之厲歟

五年秋七月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鏜討

之欽敗死吉祥伏誅初吉祥屢出監軍多選軍中善騎射者隸帳下師還畜於家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畜異謀日犒所養士皆願盡力效死會言官劾欽不法事帝命遂杲鞫之欽懼反謀遂決是時甘涼告警孫鏜西征未發擇庚子昧爽臨朝遣將欽謀以是時擁兵入而吉祥以禁兵應之夜召所養士飲時鏜及恭順侯吳瑾宿朝房指揮馬亮逸出告變瑾鏜從門隙投疏入帝即收吉祥而敕皇城及京師諸門俱勿

啟欽知事泄夜馳往杲家殺杲斫傷李賢於朝房遂率眾攻長安門鏜急召西征軍擊之欽走攻東安門殺吳瑾天漸曙其黨稍稍散欽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帝出吉祥與欽尸同磔於市諸謀逆者皆伏誅

臣等謹按曹吉祥本王振餘黨恃其迎復之功縱恣不法罪在必誅英宗既心厭其橫則於石亨下獄之日科以同罪執付有司除之易如反

掌耳乃遲疑不發俾得益肆逆謀幸而馬亮夜亡孫鏜上變軍士用命元惡就擒故變速而禍小不然家多藏甲欽官都督吉祥又親典禁軍其視犯闕稱戈更易於奪門迎駕矣究之悖逆之罪上通於天

御批謂二人惡貫既盈天故奪之魄而促其敗非遼杲之伺按果能濟事於福善禍淫之理昭然若揭而英宗之優柔寡斷釀成此禍其咎亦安所辭哉

六年夏五月都督僉事顏彪擊廣西徭破之自元年春大藤峽徭為亂兩廣苗獞蠡起廣西殘燬殆徧帝命彪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所向皆捷然多濫殺冒功勦捕未能盡明年賊復肆夜入梧州府治劫官庫放罪囚執副使周璫殺家居布政使宋欽總兵官陳涇擁兵不救縱賊出城而與之和賊亦尋遣璫還事聞帝降旨切責而已

臣等謹按景泰中徭渠侯大狗等嘯聚萬人攻

城隍縣守臣不能制輒議招撫至天順初益縱恣諸苗嚮應延及兩廣所至殘燬遂為楚粵大害夫獞徭之倡亂不過以剽掠為事恃其險阻出沒無常耳豈遽能攻陷郡邑患在承平日久戎政不修文吏利於羈縻武夫憚於勦捕故釀成巨禍而朝廷又一切不問此連兵不解而被禍之所以益深歟觀顏彪之濫殺冒功陳涇之擁兵坐視一意姑息法紀不彰誠如

御批所謂國典蕩然無怪軍伍之日以廢弛也

七年春二月以陳文為禮部侍郎入閣預機務先是閣臣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賢以柯潛對出告王翺翺曰陳文年資皆深翼日賢入見請用文帝許之文既入閣每事與賢爭曰吾非若所舉也

臣等謹按史稱文居宮僚行跡猥鄙及參大政無所建明迨賢卒益恣意行名節大喪則文之市恩植黨必有不可對人者其每事與賢爭所

爭必皆私已之事耳賢始薦柯潛及聞王翺言而改請用文其心非不公然不知文之猥鄙則亦公而不明也若夫明季門戶之習結為黨禍文等其作俑者乎

御批罪以徇私意而不顧公義誠誅心之論矣

八年春正月帝不豫遺詔罷宮妃殉葬初太祖朝宮人多從死者累朝沿其制至是始罷之明史贊曰英宗承仁宣之業朝野清晏大臣輔政綱紀未弛獨以

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乃復辟而猶追念不
已抑何惑也然如釋建庶人之幽繫罷宮妃之殉葬
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臣等謹按人君盛德之事在於勤政愛民任賢
去邪威福不移刑賞不替故後世法之而令名
被於無窮也若以一二小善為足法後世則所
見淺矣

御批謂釋建庶人何關政教而宮人殉葬自是亂政罷

之宜耳豈足謂為盛德實探原之至論觀英宗之待

景泰欲并汪妃殉葬何忍於介弟之婦而獨不
忍於已之宮人此稱盛德彼獨非失德之尤著
者耶

右明英宗在位前後二十二年

天順八年春正月帝即位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溥與陳文比舍交甚歡溥嘗授內侍書其徒來謁必邀文共飲英宗大漸東宮內侍王綸私詣溥計事溥不召文文密覘之已而李賢當草遺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逐賢以溥代之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綸下

欽定明鑑卷十一

明憲宗

天順八年春正月帝即位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溥與陳文比舍交甚歡溥嘗授內侍書其徒來謁必邀文共飲英宗大漸東宮內侍王綸私詣溥計事溥不召文文密覘之已而李賢當草遺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逐賢以溥代之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綸下

獄詞所連者十餘人溥謫知順德縣雍浙江參政雍亦文素所不悅者也

臣等謹按錢溥之獄構自陳文其言本未足深信王綸以一內侍如敢擅取中旨易置輔臣文果確有所聞何難抗疏劾綸明正其罪而乃密覘於私室奪筆於公廷無以服綸之心徒以激賢之怒巧為讒構謀逞已私

御批斥其術類穿窬心如鬼蜮小人之情狀畢露矣至

賢為文所激不察言所由來遽以排已故信之株連多人不可謂非忮心所致溥身為學士因授書與內侍私相往來跡涉嫌疑其獲咎實由自取也

二月始以內批授官帝初即位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是相繼不絕左右近習如梁芳輩遂立門戶引進私人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冒恩者以千數給事中王瑞御史張

稷疏言之稍加貶抑不逾年有罷閒賊吏周璉以善星命干梁芳得召遂傳奉如故尋又有汰冒濫軍職之旨而以中多內臣廝養仍寢前詔令視事

臣等謹按墨敕斜封有唐秕政也銓選之法自晉以後職在吏部明初踵行之乃憲宗徑出內批一時除授累千百人汲引由於私門賄賂行於昏夜且以工匠賤役僧道雜流儼然抗禮搢紳朝章之褻甚矣及覽諫官章奏頗亦省悟而

卒為內臣所制禁格不行抑何知過而不能改耶蓋其心牽於私暱故即位伊始亟欲以爵賞庇其左右儉人嗜欲紛於中乞請遂徇於所好耳其後方士李孜省鄧常恩輩均以中旨授官與梁芳表裏為奸干亂政事一時尚書李裕閣大臣彭華俱援之而進內批之貽患至於如此名器顧可不慎重哉
三月放宮人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日君象

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宮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宜放還其家帝從之

臣等謹按周禮天官世婦不言數蓋以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憲宗因李賢之請放還宮人可與唐太宗同稱盛舉矣未幾大風雨雹賢又言天威可畏無狎左右近倖憲宗雖嘉納而終其

世內臣用事豈歐陽修所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者耶

成化元年春二月詔雪于謙寃謙為徐有貞等誣陷榜其罪以示天下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為口實至是因御史趙啟言釋其子冕還家冕上疏訟詔復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之

臣等謹按英宗以籍陳汝言賊私連稱好于謙者三蓋積憾當時久而生悔制辭所云先帝已知其枉者良非虛語憲宗以御史言死者昭雪生者蒙赦其後賜諡改諡累朝加恩皆由此舉以此知是非之不沒於天下而憲宗為能承父志也至於易儲一事憲宗能不介意益足信謙之本不預謀當時調護孤忠史冊雖不傳憲宗必實有所見聞故以公道獨持深相嘉許哉

三月荆襄盜起荆襄之上游為鄖陽地多山元至正間流賊作亂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大兵勦除空其地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巧黠者自相雄長守臣以聞且言不即誅恐有後患英宗曰小民為飢寒所迫奈何遽用兵命御史金敬往撫輯謫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皆潛匿不出至是有劉通者糾其黨石龍劉長子等倡亂詔朱永白圭討之連敗賊乘勝逼其巢遂擒通石龍劉長子逸去轉掠四

川圭分兵進感長子縛龍以降其後通黨李原與王彪小王洪等掠南漳諸縣復詔項忠李震討之招諭流民附賊者以百萬計王彪李原等以次就擒

臣等謹按鄖陽古麋庸二國地界楚及秦豫之間庸又西連於蜀數省環控山林阻深此不逞者所以易於倡亂也推原禍始一由於鄧愈之棄地再由於金敬之縱寇而朝廷姑息長吏因循遂至蔓延難制白圭往討雖擒首惡而諸郡

邑控制戍守之法皆未備且黨魁故在遽班師而蒙上賞不數年復煩大舉則圭之貽患烈矣夫賊初萌而殲滅之與賊既熾而翦屠之其傷人孰多其用兵孰難孰易

御批以養癰貽患歸罪所司洵為探本之論語曰毫末

不拔將成斧柯鄧愈諸人何狃於目前而不知其然拔本塞源之道歟
冬十一月韃靼瑪拉噶寇延綏陝西巡撫項忠及彰

信伯楊信等禦之力戰乃引去初韃靼於景泰時犯延綏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勒楚爾者始居河套河套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牧密邇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延袤二千里明初置二衛守之後因曠絕內徙至是瑪拉噶等掠邊人為嚮導不時出沒遂為邊境門庭之害

臣等謹按古之言邊者有二地屬荒遠徒以罷敝中國則棄之前漢珠崖之罷是也地關形勢

將以控制外藩則守之後漢伊吾之取是也河套肥饒之地可牧可耕此其法宜守今乃廢衛不設反行內徙是自撤其藩籬也春秋傳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險阨所在敵先入而據之斯主客之勢成矣故未失而守之則易既失而復之則難項忠等雖小捷一時乃未幾而瑪拉噶復糾三衛以入寇榆林又未幾而破羅彙與阿勒楚爾率別部伽嘉色凌等以入據河套前後朱

金史 卷一百一十一
永王越趙輔劉聚輩往討皆無功而還而以度
支匱於軍儲且豫徵山西河南田賦則內地咸
受其困鹽池之役乘其不備幸而獲勝西陲得
息肩者數年然議禦議搜患竟與明代相終始
豈非宜守而棄貽謀不善以至斯乎

韓雍破徭於大藤峽峽在廣西潯州境萬山之中名
大藤者有孤藤橫亘峽間如徒杠也景泰以來徭獠
嘯聚為亂流剽廣東殘郡邑殆徧至是朝議遣都督

趙輔僉都御史韓雍討之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時
編修邱濬貽書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
宜困賢獻其書詔錄示諸將雍曰賊已蔓出而所至
與戰是煽禍也當全師直搗大藤峽攻其腹心巢穴
既傾餘迎刃解矣遂長驅至峽口連破之焚其室廬
積聚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層崖諸山躬督諸
軍緣木攀藤而上賊大敗先後破三百二十四砦生
擒賊渠侯大狗等峽中大藤雍斧斷之改名斷藤峽

勒石紀功而還

臣等謹按猺獞負嵎為亂恃其層巖密箐以為
蘇巢穴若分兵四勦賊乘虛則蝟集遇伏則鳥散
以彼之逸待我之勞而師且疲於奔命則用驅
非也即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斷其抄掠期一
二年盡賊然峽遼遠至六百餘里伺間奔竄豈
能悉防則用困亦非也邱濬意私其鄉陳此兩
策陰欲移禍於隣境不知驅之滋蔓困之曠日

巢穴不破則兩粵終無寧歲禍隣境而其鄉仍
不免於賊之擾此其計亦愚甚韓雍力排衆議
三月捷聞厥功偉焉雍之言曰兵分則力弱師
老則財匱老謀深識洵如

御批所云搗其心腹以靖根株之為得算者矣

二年夏五月大學士李賢以父喪起復修撰羅倫詣
賢沮之不聽遂上疏諫畧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
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昔

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歟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陛下於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以大臣起復之歟陛下必欲任賢則賢身不可留而口實可言或降溫旨使賢於天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何必逆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哉疏入黜為福建市舶副提舉尚書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何可效之竟不從

臣等謹按奪情之舉國家或需才以通變人臣宜守禮以固辭況輔臣表率羣僚使大節有虧何以植倫常而敦風化有明一代視奪情為恒例而事至張居正擅權固位竟以自欲奪情譴斥敢言諸臣天性漸滅殆盡賢於有明為賢相乃不以納羅倫之勸提舉遠謫袖手不救轉巧言以自解得罪名教為清議所不容伏讀
御製羅倫請扶植綱常詩云綱常經國先孝為百行

首所以愧賢者至矣
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賢務持大體
尤以惜人才開言路為急嘗言內帑餘財不以卹荒
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祀聲色之
用前後頻請發帑振貸恤邊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
敕三品京官保舉賢患其營競令吏部每缺舉二人
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自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
者然自郎署受知景泰超擢侍郎而所著書詆景泰

荒淫多過其實云

臣等謹按景泰之於英宗南內罷朝東宮易位
猜嫌啟釁正臣子所宜陳善納誨之時賢自郎
署超擢侍郎其受景泰恩不可謂不厚有過當
諫諫而不聽當去不諫不去而姑留其身以有
待荒淫之詆欲彰君惡以蓋己愆而不知早自
失臣節也蓋賢在當日逆料闔牆之變之必不
免故唯阿觀望意持兩端

御批責以浮沈自全賢實無所辭咎不然請振貸而發
帑易保舉為並推格人主之侈心除朝官之弊
政不幾幾有其先文靖之風耶
三年春二月御經筵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
賜酒饌閣臣講官並承旨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以
例賜無煩玉音自是君臣之間無一辭相接時咸以
定之巽順為過云

臣等謹按顧問者儒討論經義肇始漢唐宋時
進講邇英風雨不輟所以崇聖學襄帝治者為
典甚鉅然勤政之主嚮明接見廷臣內而大僚
外而守土諸吏延訪民隱疇咨國是都俞吁咈
何日無之豈必經筵循例數言始詫為盛事耶
蓋當日自臨御經筵而外法官高拱欲求聞一
玉音而不得故以口宣為僅見之事而咎定之
以巽順也

御批謂可見當時君臣之睽隔政務之叢脞信乎上下

不交而成否其端已肇於是至神宗積重難返
而明祚遂遷矣

三月召商輅復入內閣輅首陳八事其畧一勤聖政
謂勤非下侵庶職在戒逸欲法乾健各司章奏之外
所當究心者望詢於大臣見諸施行一納諫言謂凡
遇建言之人宜賜優容因言降調如羅倫輩乞量復
職任一儲將才謂智勇之士或沈困下僚或棄置閒
散宜倣前代武舉法儲養試驗於先庶可委任責成

於後一飭邊備謂大同宣府等處軍馬糧草豫為處
置其山海至雁門關小坡平漫宜令營築堅固使人
馬不能衝突一汰冗濫謂吏員累積愈多乞今後考
滿仍照宣德正統年間事例而行一廣蓄積謂各處
豫備倉支放之際或插和糠粃沙土乞令巡按等嚴
督府州縣痛革前弊一崇聖道謂孔子封號我朝仍
前代之舊望加封道配天地四字又宋胡安國蔡沈
真德秀諸賢皆未有封爵乞敕擬定奪一謹士習謂

朱子小學一書垂世立教宜令府州縣學生並讀庶幾學無躐等疏入帝嘉納

臣等謹按商輅在英宗朝為石亨所構而罷憲宗召還入閣後又以劾汪直不從而歸其操行有毅然莫奪者所陳政務語皆簡易可行納諫一條羅倫孔公恂等因是復官補裨不淺矣尋以黑眚見復疏弭災八事亦優詔褒納靖共爾位庶幾有古大臣風伏讀

御製商輅疏陳政務詩云劾直言不從去位豈依附平粹復寬和學業循故步足盡輅之建白與輅之持已律身矣

四年春三月禁勲戚請民田初帝以没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名皇莊由是番僧扎實巴勒求靜海田嘉善公主求文安田德王求壽張田皆從其請及是以給事中邱宏等言詔自今請乞皆不許扎實巴勒等所乞竟還之民未幾慶雲伯周壽以太后弟冒禁

求涿州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翊聖夫人
劉氏求通州武清田三百餘頃壽弟彧求武強武邑
田六百餘頃亦許之給事中李森疏諫不復省

臣等謹按明祖嘗賜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後以
佃戶恃勢作威改給歲祿則莊田之弊明祖早
深鑒之然當日賜出自上未聞下之有所請乞
平也自憲宗置皇莊而勲戚之效尤者紛紛矣考
永樂宣德間許畿輔八郡民盡力墾荒永免其

稅所以培國本重王畿意至深遠及是閭閻恒
產見奪於貴近遣官履勘得實者轉加之罪畿
內騷然觀其納臺諫言曾不踰月而冒禁以請
者接踵而至蓋上行下效已則不怒而能喻諸
人乎夫祖宗寬大捐山澤之利以予民子孫徇
私從戚畹之請而見奪曾不思高爵厚祿朝廷
所以待之者已至厚而復使與民爭尺寸之利
至申禁而終不獲已豈非皇莊階之厲哉厥後

諸奄廝役廩食萬計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漁斂慘毒蓋其肇禍有由來已

夏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初英宗北狩后傾中宮貨佐迎駕夜哀泣顙天倦即卧地損一股復損一目及在南內英宗不自得后曲慰解故英宗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我同葬大學士李賢書之冊至是后崩詔議山陵彭時商輅劉定之均以合葬為是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宏倡言此大事吾輩當以死

爭合羣臣伏文華門泣請自已至申不退帝與太后皆感動乃從時等議

臣等謹按山陵之議彭時等以漢尊薄太后而呂后仍葬長陵宋尊李宸妃而劉后仍祔太廟為言蓋尊尊親親兩后同藏天理人情之至也當憲宗初即位有議欲獨尊周貴妃為太后者賴李賢彭時爭之得並上尊號惟時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及是議合葬聞時等所

議曰朕豈不知是憲宗亦以合葬為宜但迫於
母后不敢自主耳然大義所在自當委曲求全
觀周后於羣臣力爭亦為感動則一時私意非
不可以情喻禮格者乃以猶豫不決致羣臣相
率泣請大傷國體

御批謂顯母后之過安得為孝至哉闡理深而衡事精

矣

七年秋九月立漕粟長運法初宣德間平江伯陳瑄

請立兌運法與支運參行至是應天巡撫滕昭建言
并令江北軍過江就兌戶部會議定石加脚米六升
乃悉罷瓜淮兌運是為長運之始然淮徐臨德四倉
支運猶未改也後數年復命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
米悉改為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臣等謹按明代漕運之法凡三變始支運次兌
運支運相參至是支運悉變為改兌而制始定
支運兌運皆參用軍民而改兌則專用軍軍代

民勞民濟軍乏其制良善蓋民運以往返經歲
有妨農時且每歲易人不諳運道誠不若官軍
長運之為便矣

冬十二月帝見閣臣於文華殿時彗見天田犯太微
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
商輅力請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
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
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

薪武臣不免舛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
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
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時謂之萬歲閣
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矣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計
事安止之曰往彭公請召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
歲以此貽笑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
不允者勝面對多矣安之容悅不識大體且善歸過
於人如此

臣等謹按明自中葉以後人主狃於燕安其視
不召對廷臣直同曠典推原其故豈非以宦官之
錮蔽日深哉蓋見正人聞正言有裨國家而獨
於若輩大不利彭時商輅之力請必有深拂乎
其意者故以姑俟他日給之而時輅不覺墮其
術中觀自後不復召見大臣則憲宗亦以時輅
輩所言之無足重輕轉不若左右近習之為足
恃矣彼萬安不知羞恥事惜乎以時輅之侃侃

亦旅進旅退其間而一無建白也

御批謂進見而僅以膚詞了事則又何貴乎力請責以

不能忠告時輅安所辭其咎歟

九年春正月土魯番據哈密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
卒無子王母主國事伽嘉色凌見哈密無主謀據其
地成化二年其頭目奏請以都督同知巴圖穆爾襲
封帝因擢為都督攝國王事又卒其子哈商請嗣職
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時土魯番酋阿里自稱蘇勒

坦乘機襲破哈密城虜王母劫金印去留其妹婿伊
蘭鎮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
蒙古等衛亦為所脅乃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
文赴甘肅經畧比至檄諸部進討至布隆吉爾川謀
報阿里集衆抗拒且結別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
等不敢進引還土魯番知中國不足憚遂久據哈密
臣等謹按哈密即漢西域伊吾盧地武帝時分
置酒泉武威張掖燉煌四郡控以兩關明永樂

中立哈密七衛西出肅州千五百里北抵天山
蓋猶漢武遺意其賜王金印授其頭目為指揮
亦與宣帝置都護元帝置戊己校尉明帝置宜
禾都尉畧同仁宣以來威不及遠而土魯番強
盛阿里又雄黠遂啟釁端莫之能制李文等以
經畧重任一聞諜報引師而還損國威長寇志
其後哈商善巴相繼為土魯番所殺地遂為伊
蘭久據豈非將帥媮惰之所致乎

三月大饑山東尤甚命免今年租巡撫牟俸前後請發濟南倉儲減價以糶令臨清關稅米麥助振又以民多轉徙請敕鄰境撫按官隨所在安輯且乞鹽百萬引盡蠲逋課復乞截留漕糧并貸饑民布棉免柴夫折價銀移河南輸邊粟濟山東而別給銀為邊餉以山東輸京租二十萬石給本地用詔具如所請時俸不俟命檄發濟寧倉粟為軍士月糧以德州臨清寄庫銀易米振濟請伏專擅罪帝特宥之

臣等謹按周官荒政十二首散利次薄征此千古救荒之準也宋富弼之在青州滕甫之在鄆州條列纖悉多可為法青與鄆皆山東地以牟俸視之庶幾無愧憲宗於俸前後乞請既皆嘉納而宥其擅發倉粟之罪如漢武帝之於汲黯可謂能愛民矣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訟於朝帝命義自

陳言因公事杖瑋瑋病死非斃杖也帝宥之既而鎮守雲南太監錢能杖守礦千戶一人死巡按御史甄希賢劾之帝亦不罪

臣等謹按明代內監奉使四出所至之處凌虐有司其由來已非一日乃辱之不已至於見殺雖被訟被劾曾不加罪彼亦何憚而不為哉其令自陳直縱奸斲法耳夫自陳安得不欺律有傷人不抵罪而但令自陳者乎其後中官陳喜

過河間怒知府滕佐失迎謁郭文過沛怒知縣馬時中供帳不時俱遭譴謫而市舶使韋眷且誣奏廣東布政使陳選被逮以死方面之重恣其凌虐又何有於指揮千戶耶夫虐官如此虐民可知民間冤抑之不伸更不知凡幾矣

御批謂鎮守之設已為蠹民病國憲宗於此尚爾徇情縱宥何以示懲警而振紀綱蓋憲宗之失刑總由姑息養奸而大權遂至於旁落也

命編修謝鐸等校勘通鑑綱目既竣鐸上言綱目一書為經世之大典陛下此舉實宗廟社稷之幸臣竊觀今日上安下泰文恬武嬉積習因仍徇名廢實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大夫之無廉恥者自若飭官司也而污暴益以甚裕民兵也而罷弊益以極減省有制而興作疲於奔走蠲免有詔而徵斂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行而倖門日益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益衆賞竭府庫之財

而有功者未必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蠹根弊源將必有在伏惟陛下稽之經傳質以是書直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返觀內省兢兢此心然後可坐收唐虞三代之治矣疏入帝不納

臣等謹按綱目一書千載治忽囊括其中以古證今法戒莫備於是憲宗命謝鐸等校勘意非不善然循其名而不見諸行事則亦視為尋常

載籍耳況當日時事正如漢之元成中外晏安而綱紀隳壞患已伏於無形鐸藉校書上言其規諫至為剴切卒置不省雖日陳綱目而誦之奚益哉伏讀

御製謝鐸校勘通鑑綱目疏詩云弊源在因循亟圖勵清節推論前代一言已洞悉其隱垂誠之意深矣

十年冬十二月罷採金時內費日侈帑金不足用開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凡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撫臣劉敷奏請已之戶部檄所司開遼東黑山金場亦以巡撫彭誼言而罷

臣等謹按明自永樂間遣官湖廣貴州採辦金銀又開福建馬鞍等坑設貴州太平溪交趾宣光鎮金場其後屢閉屢開至憲宗時乃以採金歲役五十五萬人雖聞言輒罷而民已大困夫

明祖讀論語嘗三致意於節用愛人一言今以用不節而遂不愛人橫役民夫所得不償所失人則病矣而用卒歸於無補可知足用之道端在躬行仁儉財聚民散亦復何裨於國況財之并不能聚乎逮神宗朝礦稅之害遂徧天下民生塗炭敕使縱橫而流寇以起皆詒謀不善有以致之洵如董晉金三十餘兩燕引僅幾金於御批所云上下交病者也

十一年夏五月始召見皇子於西內即孝宗也先是土官女紀氏以征蠻俘入掖庭帝幸之有身時萬貴妃專寵而妒後宮有娠者皆治使墮皇子生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餽蜜藏之他室帝與妃不知也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召敏櫛髮照鏡歎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問故時太監懷恩侍叩頭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六歲矣帝大喜即

日遣迎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髮被地走投帝懷帝撫視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至內閣諭意宣示外廷越數日帝御文華殿皇子侍召閣臣問曰皇子既出當何以處之商輅對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定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頒詔中外踰月皇子母紀氏暴卒臣等謹按史稱悼恭太子以五年四月生八年

二月卒孝宗生於六年七月則此時悼恭固在平壤且踰年即立為太子矣門監張敏不應憤憤而上曰上未有子是其言出於史家附會無疑蓋當時以萬貴妃專寵後宮其弟通貪黷攬權嫉之深故從而緣飾之以彰其妒耳考憲宗凡十四子前後封王者且十人其母如張德妃楊恭妃潘端妃亦不聞強死則所謂飲藥使墮及紀妃遭賜死之言亦未可深信要之宮闈事祕流傳

多不得實獨是憲宗既知有子而猶心怵於妒
妃必詢問廷臣商所以處之之策何其不能自

主若是乎

御批責以庸懦無能惟其無能是以寡斷也

冬十二月改諡郟戾王為景皇帝初荆門訓導高瑤
上言先帝北狩非郟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
平鑿與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厥功不小望敕
禮官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左

庶子黎淳謂昌邑既廢不聞復為漢某帝更始既廢
不聞復為漢某王瑤此言一誣先帝為不明一陷陛
下於不孝帝曰景泰往事朕未嘗介意淳乃欲獻媚
希恩耶切責之議亦寢後御史楊守隨復請改諡帝
令閣臣議商輅極言當復至是遂下詔曰朕叔郟王
踐阼戡亂保邦姦臣讒構請削帝號先帝旋知其枉
深懷悔恨以次抵諸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
敦念親親用成先志郟王可仍舊皇帝號尋上尊諡

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令有司修飾陵寢景泰五年臣等謹按景泰於英宗雖隱桓相軋之勢已成
而徽欽不還之辱得免功罪自昭然乃復辟以
令聞後遂加厚誣典禮未稱豈平情之論哉逮復號
命恩之議屢興而黎淳猶肆妄語更始之擬尤為不
下倫誣舊君以獻媚希恩誠小人之無忌憚者憲
宗曾為景泰所廢而感高瑤之言從商輅之贊
往事殊坦然於衷

御批謂於景泰敦親親之情於英宗成繼述之大憲宗
此舉信乎仁孝兩全矣

欽定明鑑卷十二
明憲宗
十二年夏五月命左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
初項忠既平荆襄盜編戍萬餘人餘令歸籍給田民
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一切驅迫不前即殺之戍者又
多道死至是流民復聚朝廷以為憂祭酒周洪謨言
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遂命傑
出撫傑徧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乃

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用輕則定田賦因相地勢置鄖陽府且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將還薦御史吳道宏自代詔擢道宏大理寺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有撫治自此始

臣等謹按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復申之以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此千古善後之良法也荆襄之役流民自編戍外即洪武間占籍者一切

遣歸是直舉鄖陽數州地而空之仍蹈鄧愈之失策矣況迫逐殺戮民既斃於賊復斃於官項忠此舉何不仁之甚耶觀原傑往撫民皆欣然附籍足知前此之為賊所脅非其本心忠處置失宜驅而陷之死亡故既散復聚耳傑之施設不特流民得所並相度犬牙相錯之地曩所視為逋逃藪者悉郡縣之收地利而靖盜源旌別淑慝申畫郊圻其傑之謂乎

御批云原傑撫綏著籍控制有方

御製平鄖陽盜詩云業廣竭勤勞功深而德厚非徒

褒傑實以垂處置流民之要道焉

秋八月大學士商輅以雲南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
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為巡撫鎮壓之以命王恕恕至
廉得能黨指揮郭景交通安南及干崖孟密諸土官
事劾能私通外國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還遂改
恕掌南京都察院恕在雲南嘗疏請嚴賞罰以禁盜

賊畧曰臣惟衛所官軍本為防奸禦侮非徒張虛聲
而為美觀也近來庸懦將校遇賊畧無向前之志幸
稍得利輒妄報功次以圖陞賞不幸折損設辭遮掩
以避其罪此所以不能成功也乞敕部議官軍人等
與賊對敵而死者官恤其家本管頭目督軍同戰救
不及者不罪如遇賊退縮及見同征軍士被圍故不
救援者俱以軍法處治土官并管莊之人縱賊為非
亦治以重罪仍將今後所獲盜會審無寬就便處決

然後具奏如此則賞罰當而官軍知所勸法令嚴而賊盜不敢肆矣疏入帝從之

臣等謹按史稱怒在雲南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命其能致此者豈非以嚴明賞罰哉雲南古六詔地諸蠻雜處其人剽悍不以盜賊為恥軍士又習為庸懦冒功避罪此盜賊所以日熾也而其弊皆由上之賞濫罰輕耳怒是疏既洞悉弊之所由來而復立法以杜其後嚴而

不酷規制盡善觀其械郭景劾錢能通番奸謀藉以發露庶幾有張網埋輪風烈惜乎為能所忌僅九月而罷則是疏亦未竟施行矣伏讀

御製王恕請嚴賞罰以禁盜賊詩云怒疏切時宜直聲布霄壤所以嘉予之者甚至而憲宗用人之不專亦可即是以概見焉

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領之先是妖人李子龍以符術黃緣中貴私入大內事發伏誅帝因

金定明錄 卷十三
是銳欲知外事令直密出伺察西廠之設即以命直
直任錦衣百戶韋瑛為心腹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
河道所在緹騎羅列民間鬪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
人情大擾所領旗校復以捕妖言圖官賞多為贖書
誘愚民而捕之冤死相屬及按驗皆妄大學士商輅
劾其罪帝不得已罷之踰月以御史戴縉王億言復
開輅引疾歸於是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矣

臣等謹按成祖東廠之設蓋因盡僂建文諸臣

懷疑不自安故令宦官訪緝逆謀大奸其立法
十四本出一時私意為憲宗者當體祖訓之焚錦衣
衛刑具從而罷之而專其權於三法司則刑政
理矣乃既命尚銘領東廠復別開西廠委之汪
直所領緹騎更倍其數又有韋瑛為之爪牙羅
鉗吉網同惡相濟以至妖言之獄榜掠無辜及
知其誣而被逮者已冤死相屬乃仍不悔悟於
商輅之請罷不踰月而復舊此直之流毒所以

徧天下也直何足責所怪戴縉王億輩以言官
甘心黨附至謂西廠摘伏發奸足為萬世法其
視以春秋比要典相去幾何耶

御製汪直用事詩云汪直擅威權羅織大獄起既罷
旋復興二佞承意旨誅奸諛於既死是即春秋書

鄭詹來之義歟

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就學命太常少卿王獻
等入侍學士彭華等充講讀官敕閣臣萬安劉珣劉

吉董督之時老奄覃吉朝夕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
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弗受曰天下皆太子
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曰老伴來矣
急手孝經是年太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臣等謹按周成王為太子以太公為師周公為
傅召公為保伯禽康叔與游故能成其德至漢
則若桓榮之授書劉昆之授易皆士大夫有德
望者備其選憲宗於太子出閣既命王獻等入

侍則啟迪有專責而乃口授章句借資於中官
異乎古之諭教者矣以師保之任使寺人兼之
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士乎覃吉縱稍能自異
不致導太子以逸欲然其端何可長也

御批以史家不知履霜堅冰之義反以端本正始歸功
於吉斥為無識卓越之見豈載筆家所能窺見萬一
者哉

十五年夏五月下兵部侍郎馬文升於錦衣衛獄初

遼東巡撫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帝命文升往撫事
垂定汪直欲攘其功請於帝率飛騎行邊所過箠撻
守令各邊都御史服橐鞬謁直供帳百里外鉞郊迎
蒲伏厨傳尤盛文升獨不為直禮鉞乘間譖之言海
西以文升禁農器不與交易故屢入邊直遂奏文升
妄啟邊釁然文升實禁市軍器非農器也帝仍遣直
偕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往勘琬聰畏直勢不敢異
奏遂逮文升下獄謫戍重慶衛鉞既陷文升復諷汪

直請於帝大發兵樹邊功詔以撫寧侯朱永為總兵官直監軍而以鉞參贊帥師出塞遇貢使掩殺之更發墓斲髑髏以張首級捷聞論功加直歲祿監督十二團營永封保國公鉞晉右都御史陞賞者二千六百餘人

臣等謹按正統天順間王振陷乘輿於前曹吉祥肆逆謀於後是固憲宗所目擊者乃即位以來唐慎裴當劉恆覃平輩監軍者紛紛四出一

若非宦官無可信任者及是汪直以特遣巡邊其權尤重各鎮傾帑結納邊儲為空何覆轍之不知鑒耶陳鉞固直黨以受制於馬文升遂相與構成其獄自文升謫而邊帥皆奉令惟謹者矣海西一役貪功冒賞甚至發及冢墓欺罔之罪擢髮難數未幾敵以復仇為辭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兵端日構而邀封晉秩者且自以為得計是時之邊事尚可問哉

十六年春三月詔減光祿寺供奉時京畿山東洊饑諭禮部曰比歲以來旱潦相仍朕甚憂之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朕重賴吾民供奉玉食於上而吾民有不飽半菽者日當典膳進御興念及此為之輟食其令被災州縣應徵光祿寺供用量為減省自今有可恤吾民者悉以聞是年秋復申存恤孤老之令戶部言大興宛平歲廩孤老七千四百九十餘人凡贍糧二萬六千九百餘石近有司疎於稽察胥吏日益

侵牟無告之民不霑實德宜敕府尹月再巡視俾惠澤下流毋負朝廷恫瘝至意帝俞其請且詔天下有司殫心存恤所在巡按御史廉其怠者奏聞治罪

臣等謹按周官膳夫職言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蓋念民瘼而不忍玉食於上亦以惜物力也漢光武詔太官勿受異物和帝詔却珍羞安帝詔省薦新物二十三種綱目皆書而美之至於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載在禮經大司徒之養

萬民亦以慈幼養老為首務漢時每鄉每縣使人存問猶有保息遺意焉憲宗之減供奉恤孤老有合於節用愛人之旨矣誠舉是心擴而充之雖三代何以遠過歟

十七年夏四月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先是八年遣司禮監王高宋文毅兩京會審並定各省恤刑之差至是內臣審錄歲以丙辛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太監行之自成祖定熱審決遣輕罪仁宗命

閣臣會審重囚英宗又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謂之朝審帝罷閣臣預審之制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常倍於熱審時

臣等謹按明自洪武間以吳誠呂玉往靖州觀軍為內監干兵權之始正統間以金英理刑部都察院獄因為內監預刑政之始立法不慎其來有漸然熱審朝審往制相沿未之或改則廷臣猶得操其輕重出入也至憲宗專其任於內

監一時三法司御史以下無敢稍忤其意者於是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其所矜疑放遣非市恩即納賄耳馴至末世逮繫考掠忠良備罹其禍所矜放果安在哉

御批謂紀綱倒置而史家轉從而美之何所見之昧於

大體乎

十八年春三月罷西廠先是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為醉者嫚罵狀人言駕至嫚如故言汪太

監至則走避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听然而笑稍稍悟會東廠尚銘獲賊得厚賞直怒其不先告已銘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秘語奏之且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心始惡直命與越禦敵宣府尋徙鎮大同久留不名言者始交章請罷西廠許之繼又罷陳鉞調王越鎮延綏於是直勢益衰明年貶直南京奉御越編管安陸州

臣等謹按商輅劾汪直雖不見聽而直聲著天下自輅去而羣臣皆俛首事直蓋是時朝廷之正人盡矣萬安劉吉相繼秉政一切務為容悅諫垣承安等風旨亦自同於寒蟬仗馬賴阿丑以滑稽進憲宗稍悟而荼毒已徧海內及安揣知帝意始言西廠當革又踰年科道乃劾直八罪何前此無一言也豈不以息方張之燄為難摧已朽之株則易乎卒使鋤奸剔蠹不由樞臣

臺諫而出自優孟之流辱國殊甚

御批謂事後之論誰則不能彼萬安諸臣何小中官之

不若耶

秋閏八月山西巡撫何喬新劾按察僉事尚敬劉源視獄多淹滯乃下詔曰刑獄重事也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蓋言慎也今有司乃或瘕厥職推鞫不以時凡罪囚應省釋者亦梏拳而久囹圄之若一旦瘕死則是有司殺之矣喬新言是其即治敬

源曠官罪自後有司滯訟半年以上者所在巡按御史奏聞逮治令天下勤決讞以副朕意

臣等謹按易旅之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有留獄必有瘦囚故戒之用斷也後世司民牧者往往習於怠玩鞫不以時致胥吏得因緣為奸而無辜之民多被其害積壓既久清釐愈難或質証以拖累而先亡或供詞以誘煽而屢改經年累月幽繫圜扉而瘦死者比比矣

憲宗因何喬新之奏命毋滯訟應釋不釋歸罪
同味有司藹然仁人之言此成化朝史家所由擬以
漢文景歟

十九年夏六月韃靼寇大同官軍敗績初延綏巡撫
余子俊奏請築邊牆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
千七百七十里後寇入延綏官軍擊之寇扼於邊牆
遂大劔至是小王子驟率兵三萬入大同總兵許寧
以敵勢盛欲持重俟隙乃斂兵守而遣別將劉寧董

升與周璽相犄角寇大掠焚代王別堡王趣戰使衆
哭於轅門寧憤與巡撫郭鏜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為
誘太監蔡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寧
掩敗以捷聞敵遂長驅入順聖川宣府巡撫秦紘總
兵周玉力戰乃却已而巡撫程春震發寧敗狀寧與
鏜新俱下獄鏜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官寧降指揮
同知閒住言出外陳表由
臣等謹按霍去病封狼居胥而單于遠遁懲創

之後其勢必衰故紅鹽池之捷宣大間得數年
寧輯未有不踰時而侵掠如故者也前此所稱
寇扼於邊牆亦許寧輩之飾說耳且寧既以敵
勢過盛議主持重自當申明約束堅壁清野何
至縱其大掠並所部將士亦為敵誘以致敗哉
是其本無勝算可知乃前既虛張其功此又掩
覆其敗而僅從薄罰誠如

御批所云縱惡失刑者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二十年夏六月以思柄為孟密安撫使孟密雲南土
司木邦所轄部也初木邦宣慰使罕搽法死其孫罕
落法襲職罕搽法有女曰曩罕弄自以尊屬不受節
制襲據公署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使竊
據孟密與木邦貳分兵侵掠又欲外結交趾逼脅木
邦八百諸部黔國公沐琮以聞兵部尚書張鵬主用
兵詔廷臣集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未犯邊境宜
撫乃遣副都御史程宗往曩罕弄畏鄰境不服潛使

人獻金寶於要路且重賂萬安請別立安撫司安欲
許之劉珣劉吉不可而程宗受安風旨奏言曩罕弄
與木邦勢難再合乞如前請遂以安撫司授思柄思
柄恃有朝命益肆侵奪先後占據木邦地二十七所
自是諸部擾攘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臣等謹按思柄以木邦所轄部恃強竊據自稱
宣慰專恣甚矣然特醜類互相仇殺未犯邊境
其外結交趾無實跡也則議用兵非是斯時廷

議但當命重臣往諭朝廷威德使思柄退所據地仍隸木邦俟不從而加之兵疇敢不服觀其心畏鄰境則諸部之未為所用可知讐服甚易自是易耳乃萬安以閣臣受蠻婦賄曲徇所請使木邦屢愬不得直兵連禍結且四十餘年已則營與木私而使國家罷民糜帑其設心何等乎厥後程哲宗以御史言下獄而安獨倖免何歟同時閣臣入獄三人史稱安最貪狡即是以觀安誠劉珣劉吉

所不屑為珣嘗詈安以負國無恥有以哉

冬十月刑部員外郎林俊上疏請斬妖僧繼曉并劾太監梁芳罪下俊錦衣衛獄拷訊府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初芳詔事萬貴妃務為淫巧日進珍寶悅妃意帝視內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詰芳芳曰建諸祠廟為陛下祈福豈糜費耶亦不罪繼曉以祕術因芳進日誘帝為法事建大永昌寺於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糜費數十萬其母本倡家女陳乞旌表詔遽許

之二人寵遇如此至是俊疏其罪狀帝怒甚欲并黜
加誅司禮監懷恩力爭帝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
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
詔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遂稱疾不起帝怒亦漸
解各杖三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黻師宗知州時言
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時為語曰御史在刑曹黃
門出後府

臣等謹按內監梁芳以淫巧進妖僧繼曉以祕

術進蓋憲宗之所好在是也投其所好莫不如
意矣建祠廟則不惜傾內帑請旌表則不計本
倡家予取予求不汝疵瑕所好一偏其流弊必
至於此卒之芳死於獄繼曉棄市均如俊言蓋
貫盈理無獲全獨惜憲宗之好所當惡而惡所
當好耳俊於唯諾成風之日能疏劾大奸以視
唐李善感之鳳鳴朝陽誠不多讓懷恩之救足
愧當日立朝諸臣豈真佼佼異於儕輩耶

御批謂其陽博美名陰立門戶忠直之許不稍假借於
寺人義更深遠矣哉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星隕有聲詔羣臣言闕失
於是吏部尚書尹旻等論傳奉官過多吏科給事中
李俊率科臣上疏言今之弊政近倖干紀大臣不職
爵賞太濫工役過煩進獻無度流亡未復天變之來
率由於此帝優詔答之降左通政李孜省上林丞太
常寺卿鄧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為民斥罷傳奉

官五百餘人中外大悅時兩京諸臣爭應詔陳言給
事中盧瑀秦昇童祝御史汪奎員外郎崔陞彭綱主
事張吉蘇章周軫李旦等言尤剴切帝以方修省不
罪然心忌之密諭尹旻出俊瑀等且書六十人姓名
於屏俟奏遷貶遠惡地俊瑀等遂相繼貶斥而孜省
常恩仍復官寵愈甚

臣等謹按應天以實不以文人君因災異求言
原以冀當天心而自勤修省也即謂羣臣獻替

未能盡是亦但擇其是者行之其非者駁還之
或從而訓飭之使朝野內外共知其言之所以
不從則言路開而偏聽之弊亦絕若憲宗之陽
納其奏陰疏其名俟貶斥於將來是直以報復
居心所謂求言亦徒託空文而全無實意況密
諭吏部使黜俊瑀等授權於下尤於國體有傷
乎

御批謂既違詔求闕失初心亦豈得云應天以實大公

至正之論炳如日星矣

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彭韶疏陳政治畧曰伏聞邇
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
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
陛下嗣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昭用人慎至於
近來進奉貴妃加於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
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
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此防微之道未終

也鎮守中官剝取軍民之財以充進奉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並加師保及其致仕廩食與夫濫及庸鄙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事將何賴此用人之道未終也伏望陛下即其已往而慎於方來斯謂謹始而勿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於後世疏入帝不納

臣等謹按書言慎厥終惟其始蓋奮於先而怠於後恒情類然況人主日總萬幾苟逸欲乘之政事遂以叢脞甚至前後舉措劃若兩朝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聖王於此尤加謹焉唐太宗時魏徵首陳十思繼陳十漸十漸者謂其漸不如始而倣太宗以慎厥終之不易也憲宗初政尚守成法後乃漸失其舊彭韶此疏可謂切中時弊而其實治平之要亦不外此伏讀

御製彭韶陳政治終始詩云時弊剴切陳達觀窮義

理史稱韶昌言正色秉節無私惟其窮義理故能以昌言入告而如憲宗之不省何耶

夏四月以康永韶為禮部右侍郎永韶初以御史謫知縣繼有薦其知天文者中旨召還進太常少卿掌欽天監時陝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悅故有此擢

臣等謹按雲漢之詩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古之君有願災其身以蘇民生者矣未有樂民災

謂可福國家者也春秋時楚昭王宋景公俱以不肯移災著美方冊曾是憲宗而列侯之不若乎觀其聞李俊等直諫則忌之聞康永韶諛詞則悅之不知君民之本為一體以視前此之減供奉恤孤老如出兩轍無他亦不善推其所為而已

御批云閭閻之戚即廟堂之憂亮哉已饑已渴仁人之心若憲宗固未足與語此耳

秋九月大學士劉珣罷時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珣及尹旻王越又與北人為黨互相傾軋珣自以宮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林俊下獄珣於帝前解之李孜省輩欲動搖東宮珣密疏諫帝不悅西廠之罷安邀珣同奏珣辭不與安陰使人訐珣與汪直有連會珣子鎡邀妓狎飲安乃使人為劉公子曲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帝大怒決意去珣遣中官持手封書一函詣閣乃人訐珣書安與劉吉佯驚救翌日珣遂具

疏乞休其實排珣使去者安吉兩人謀也

臣等謹按明末朋黨之禍甚於漢甘陵南北二部而是時安珣輩已肇其端珣之不勝安以珣疎淺安深驚故耳觀其劾奏李孜省則珣亦尚能持正者特西廠之罷當言不言乃遂為安所中蓋植黨鮮有不敗者也大臣柄國但當論言之是非不當論人之同異其是者雖異已亦宜采納其非者雖同已不必曲從溥公是公非之

心泯黨同伐異之見即見忌儕類而奉身以退可不失其正焉珣昧於此義每事立異卒至皇遽去位失大臣體貌君子惜之若安之陽以言救而陰以術擠則固小人之尤者乎

二十二年秋九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出馬文升代之恕先後應詔陳言凡五十餘奏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嚮慕時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厭苦之是年起用傳奉官恕諫

尤切帝愈不悅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忽附批落恕官保致仕文升為李孜省所譖遂以代恕一舉而閒廢兩名臣朝野大駭

臣等謹按宋司馬光居洛世之賢人君子下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願毋去朝廷時以正人端士擯棄不用故光在洛幾十五年王恕砥礪風節天下嚮慕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或曰公疏且至矣已

而怒疏果至庶乎有光之風憲宗乃厭其鯁諒
無故而罷之馬文升練達政體時望亦隆而為
李孜省所嫉不安於朝他如巡撫閔珪鄭時俱
以忤孜省前後謫降皆由憲宗惑於羣小無知
人之識故耳不然大臣進退豈一方士所得而

操哉

二十三年秋七月庶吉士鄒智上疏陳時事畧曰陛
下於輔臣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使一

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昔宋仁宗
知夏竦懷詐則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
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
丹西臣元昊願陛下察孰為竦孰為夷簡而黜之容
之孰為衍琦仲淹弼而擢之則天工亮矣臣又聞天
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今之諫官則曰吾非
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
為此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使展底蘊則天

聽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是君子之有益人國也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強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陛下誠名置要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閹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方倚之為鎮撫此豈高皇帝所許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心腹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思義理之難窮攷之經史驗

之身心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者之舉而已哉疏入帝不納

臣等謹按唐虞之治在於登九牧黜四凶昌言日聞讒說用聖而其要欽明濬哲端本君心故知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惟心正者能察其微也智此疏於用人謂宜效法前朝於去倖謂宜遵崇祖制末言聖學明而萬事理尤為洞見本原孟子稱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智雖釋褐未踰

年所言實不愧是惜乎憲宗不納智亦卒為劉吉所陷而賁志以沒也

御製鄒智疏陳時事詩云其本在君心心正定趨向覽疏內省衷警戒敢踈曠危微精一之心紹美唐

虞矣

右明憲宗在位二十三年

燕人帝不陸... 之良以聖學... 四...

欽定明鑑卷十三

明孝宗

成化二十三年秋九月帝即位言官劾方士李孜省等交結太監梁芳外戚萬喜諸不法事罪當死帝謫芳南京少監喜指揮使孜省等戍邊

臣等謹按憲宗恭儉慈明其愛民有實政惜以寵信方士爵賞浮濫為德之累孝宗即位首加釐正一時傳奉官及僧道竄斥者凡三千餘人

朝宁為清杜羣枉之門開眾正之路所謂克蓋前愆者歟

冬十月萬安罷初孝穆太后之暴薨也宮省藉藉指萬貴妃至是魚臺丞徐頊疏請追究薨故安大懼曰我久不與萬氏往來矣劉吉與萬氏姻亦自危乃與尹直共擬旨寢之帝寬仁不問言者爭劾安帝令太監懷恩就安讀其疏安數跪起求哀恩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安不得已乞休去以吏部左侍郎徐溥代之

臣等謹按外戚據權寵非國之福亦非其身之福也況本非族屬而強攀附者哉安於貴妃稱子姪行與妃弟通致殷勤兩家婦亦日往來當其始自以為榮清議有所不顧假令孝宗以徐頊言竟下鞠治之令安其果能以久不往來一語遂脫然乎至彈章就讀初無去志乃見辱於中涓

御批以覲顏戀棧斥之垂戒深矣

十一月尹直罷以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入內閣召王
恕為吏部尚書馬文升為工部尚書衆正並升海內
望治

臣等謹按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孝宗初政萬安尹直相繼罷黜而時望所屬者
皆進之蓋示天下以好惡之正者彰彰矣徐溥
劉健以忠篤著王恕所引耿裕彭韶何喬新周
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為名

臣文升敷歷中外樹立甚偉朝廷清明民氣和
樂所以成十八年之治者豈偶然哉

禮部左侍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帝稱善命刊行之
濬又言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擇其要者下
內閣議行帝亦報可

臣等謹按真德秀大學衍義大旨在於正君心
肅宮闈抑權倖皆切時事以立言而實則帝王
本原之學也濬補以治平之事足與相輔惟是

有明中葉奄宦恣肆濬乃無一語及之豈固有
所諱乎然貫串羣書具有根柢伏讀

御製邱濬進大學衍義補詩云治平本末詳事類可
悉數則是書誠足為啟沃之助也

宏治元年春三月御經筵命儒臣日講視午朝先是
吏部侍郎楊守陳上疏畧曰孟子言我非堯舜之道
不敢以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精一危微明目達聰
而已臣願陛下開大小經筵日再視朝大經筵及早

朝具如舊儀若小經筵必擇端雅之士更番進講凡
前朝經籍祖宗訓典百官章奏皆貯文華殿後陛下
退朝披覽有疑則詢則得於內者深矣午朝則御文
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口奏
陛下詳問而裁決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
盡其謀其他具疏進者召閣臣面議可否然後批答
則資於外者博矣奏入帝深嘉納遂行之

臣等謹按宋臣朱熹有言人主當務聰明之實

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
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明政之失其
君端拱深居羣臣或累歲不得進見所日接者
不過奄宦一切批答皆委之始借以嘖笑浸移
以事權勢也孝宗因楊守陳之言遂開小經筵
視午朝庶幾知治本者伏讀
御製楊守陳請講學聽政詩云為政舉大綱昌言盡
美善守陳洵可為進言者法矣

起用言事謫降諸臣時擢林俊強珍為按察副使南
京吏部主事儲燿因乞召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
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五人帝俞其請及吏部
擬擢官多為劉吉所駁不盡起用

臣等謹按書立政曰勿用儉人懼其妨宅俊也
孝宗起先朝直諫諸臣劉吉不能將順其美而
乃巧以撓之蓋自知為衆所不與遂視衆之所
與者皆若與己為敵雖是時公論方伸不能大

逞其中傷之計而亦必不欲使之比肩而進以形已也小人之用心誠可畏哉

夏五月嘉興盜起命刑部侍郎彭韶討平之先是嘉興百戶陳輔以盜販鹽為邏者所獲革官遂為亂官軍不能遏韶至浙官兵大集賊始平於是郡縣吏皆被劾去

臣等謹按明之中葉屢因歲饑而盜起甚至陳輔以官為盜固不可使稽誅也然其始聚無賴

作兵器一能吏治之足矣郡縣泄泄初不以盜為意逮盜益肆而始思治之而力已不足制盜至於命重臣興大師盜平而所傷亦已多矣彭韶平盜吏皆被劾宜哉

二年春正月收已故內臣賜田給百姓

臣等謹按成化時宦寺若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假貢獻為名厚取於民以自封殖民怨之積非一日矣特以城社之憑無如何耳孝宗

振飭綱紀雖未能盡革中涓之弊然有此一令使天下知朝廷有仁愛百姓之意而奄豎之橫寵不可長怙則亦有明一代不數見之善政也二月下御史湯鼐於獄戍之初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交章劾當路鼐意氣尤銳劉吉不能堪嗾御史魏璋圖之會壽州知州劉槩餽鼐金貽之書言夢一人騎牛幾墜鼐手挽之又見鼐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國姓意者國將傾賴鼐扶之引

君當道也鼐喜以書示客璋得間適帝命官振四川饑中書舍人吉人薦鼐及槩璋遂屬同官陳景隆劾吉人私立朋黨因及槩貽書狀劉吉從中主之並竄入智文祥名悉下獄將置之死何喬新彭韶力持之於是鼐槩戍邊吉人削籍智文祥貶官璋擢大理丞臣等謹按言官以諤諤為職非可矜直以沽名也大臣以休休為度非可借法以修怨也湯鼐思矯詭隨轉成激訐劉吉之邪而彈之王恕馬

文升周洪謨之正而亦彈之獨不為朝廷之大體君子之進退計乎其褊也若夫坐劉槩以妖言固屬深文而標榜者託之夢矜詡者誇其書誠如

御批所云獲罪實由自取也

三年春正月下南京御史姜綰等十人於獄貶其官初江浦縣田多沉於江而瀕江生沙洲民請耕之以補田額太監黃賜受奸民獻而據之民愬於朝下綰

等覆勘太監蔣琮脅綰右已綰劾之琮奏辨適後湖田之獄起後湖者洪武時置黃冊庫其上禁湖墾勿田太監陳祖生違制墾之為御史余濬所糾下南京主事盧錦勘報祖生許錦與給事中方向嘗伐湖灘葺復下其事於應天府尹尋白矣會太監郭鏞方舟泛湖御史孫紘劾其擅遊禁地鏞怒愬於帝乃命太監何穆大理少卿楊謚再勘比報綰紘等十人皆逮治貶官琮祖生宥不問

臣等謹按刑罰者天下之平也人主以意為輕重則失其平而不可示天下後世朝廷設立言官責以糾彈糾彈既實轉從而譴訶焉而為所糾者雖實而不問則中官之違制營私者有所恃矣時尚書李敏言其失平給事中陳璠亦言臣等不宜以一內臣而下十御史於獄孝宗皆不納甚矣偏聽之生惑也

三月限天下預備倉粟之數每州縣十里以下積粟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至八百里以下限積十九萬石考滿以多寡為殿最

臣等謹按積貯之法昉於周官遺人後世常平社倉皆祖焉然未聞十里即限以萬餘石也誠使宇內儲積皆盈凶荒有備豈不甚善顧法不酌其中而行之無漸則奉行必不能久而流弊將不可勝言伏讀

御批云十里而積粟萬石則窮鄉僻壤何所取資勢必

購糴驛騷州縣軍官以及數為旌擢必至橫征苛派

大哉

聖人之言乎

四年春三月逮兩廣總督秦紘尋免歸初紘劾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景逮下獄論實當死景恃連姻周太后家反訐紘不已詔并逮紘事皆無實乃罷之宥景死奪爵閑住

臣等謹按法之行也自貴近始秦紘之劾柳景

正也因景之訐而逮之知其無罪而猶黜之而

景轉蒙宥是以國法徇戚畹也其姑息甚矣

秋八月罷刑部尚書何喬新時劉吉屢興大獄喬新率據法直之吉憾甚會大理丞闕御史鄒魯覬遷而喬新薦郎中魏紳魯即訐奏喬新外家與鄉人訟時喬新受賄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詔獄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乞致仕許之

臣等謹按受賂大罪也奪俸輕罰也誣人以大

罪而懲之以輕罰則宵小無所忌憚而賢者懼矣夫小人欲害君子求之不得其隙而知其必以廉恥自引也則構為疑似之迹而蠆之是在人主深察而嚴治之耳孝宗是舉母亦與古之聖讒任賢者異乎誠如

御批所云廟堂之上漫無可否實由仁厚多而英察少也

五年春二月減陝西織造絨氍之半時司禮監下帖

子令陝西織造數百事巡按御史張文言陝西歲歉之後民困未甦請罷之帝從其請因有是命

臣等謹按禹貢有厥篚之文周官垂服貢之令維正之供非重費於民也至董以中涓督以官吏限以圖式供於上者無幾而出之民者已不勝擾孝宗因張文之言下減半之令嗣是停甘肅織造絨氍罷福建織綵布免陝西織羊絨史屢書之可謂能惠民矣

金定日錄 卷十三
秋八月劉吉罷帝初頗任吉後眷亦衰及是帝欲封
后弟伯爵吉言必盡封二太后外家子弟方可帝不
憚遣中使諷令致仕

臣等謹按劉吉機詐非不工於迎合以固寵者
特以同列皆正人亦欲竊美名以自蓋耳孝宗
誠知吉之不可任與尹直萬安並罷之可也以
阻后弟之封而去之則是示天下以私也伏讀
御批云劉吉擅攬權勢豈宜令其久玷政府至是以迂

旨見斥轉未當其罪

大聖人之權衡審矣

冬十月更中鹽法明初各邊開中令商招民墾種邊
粟以裕至是戶部尚書葉淇建議令商輸銀太倉分
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所入加倍而
商無守支之苦然開中之法廢而邊儲匱矣

臣等謹按開中之法召商輸粟於邊而與之鹽
鹽法邊計相輔而行厥制甚善然自永樂中即

有候支鹽自祖至孫而不得者加以勲舊權倖
 詭名占業者衆而弊滋矣葉淇新法之行商甚
 便之則固未可厚非邊儲之匱自由屯田廢壞
 所致亦不得盡歸咎於鹽法然亦可見變法以
 興利者不可不權其為弊之輕重而慎之也
 吏部主事蔡清上疏畧曰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
 而其次在邊境今士大夫皆謂罪可以計免功可以
 權得苟利其家朝廷之事不暇顧也民之貧者無立

錐之地而宦官廝養富過王侯朝廷錙銖取於民以
 為士馬資者半入於庸將之家而轉輸於權倖之門
 於是兵弱而不能衛民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
 則兵力弱勢也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功必賞罪
 必罰此紀綱之大要也若其本則在人主之一心心
 正而後事可理理明而後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
 真氏大學衍義一書不易之則也帝嘉納之

臣等謹按宋史贊仁宗曰吏治似偷惰而任事

鮮殘刻之人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
之體明孝宗時疎綱濶目與民休息其得其失
皆與宋仁宗朝畧同蔡清以振紀綱為言而推
本於正君心實為探原之論蓋君心者萬化之
原也人君誠正以端其學則取人以身而人才
奮議道自己而風俗成措之政事寬而有制羣
臣自震動恪恭以應於下又安所得偷惰之迹
弊倖之端哉伏讀

御製蔡清請振紀綱詩云絜矩理義精修已功效迅
洵揭治道之本矣

六年春二月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後命世襲
指揮使以奉先祀

臣等謹按商錄伊巫之嗣漢續蕭曹之封蓋追
締造之勲欲使無絕世也常遇春李文忠鄧愈
湯和攀龍附鳳以百戰定天下生封公沒封王
而鄂曹衛信四國之祚不再傳而絕良可惻念

孝宗錫以世官俾延先祀忠厚之舉也

河決張秋命劉大夏治之大夏濬上游黃陵岡南賈魯舊河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導使南行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分之為二皆會於淮乃聯巨艦實以土至決口沉之壓以大埽功遂成因塞黃陵岡及荊隆口等七處束其旁趨河患始平

臣等謹按明之河患屢矣孝宗元年河決入沁白昂治之而患稍寧至是再決張秋或議海運

或議陸運皆謂河不可治惟巡撫徐恪言河道不治者由隄防之功多疏濬之功少與大夏分濬上流之見正合是知先濬後塞治河之要也大夏銳於任事功速而費約以視景泰時徐有貞之績殆為過之得人則治不誠然乎

夏閏五月吏部尚書王恕罷邱濬與恕不相能恕考察天下庶官奏罷二千餘人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爭之不能得遂力求罷不許太醫院院判劉文

金定日金 卷三
泰求遷官為怨所阻因上言怨家居時屬人作傳歷
數先帝過失無人臣禮怨以奏出濬指乃疏辨於是
下文泰錦衣獄詞果連濬濬亦疏辨帝貶文泰御醫
責怨沽名怨力求去聽馳驛歸

臣等謹按古之君子相得益樂相下不厭其立
朝也交相讓也交相規也即所見時有不合然
同一求濟國事耳不必以成見參也況以私意
撓之乎又況嗾私人而軋之乎秦誓曰人之彥

聖而違之俾不通濬之謂矣其後濬卒文泰往
弔濬妻叱之曰以若故使相公齟王公負不義
名然則賢否曲直雖婦人知之濬有餘愧矣至
怨自辨雖云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
二年非有望於先帝然歷官之績當時自有公
論後世自有信史何假一傳為而必汲汲自暴
也誠如

御批所云罷政退閒自宜杜門靜守何乃希心名譽使

宵人得據為口實其自檢之疎固亦不能無責耳
七年秋七月命工部侍郎徐貫經理蘇湖水利時三
吳水道堙塞給事中葉紳等疏請開濬乃命貫往初
永樂時夏原吉治東南水利以吳淞江灩沙浮蕩未
克施工至是港浦愈塞貫乃濬吳江長橋開大石趙
屯諸浦導太湖之水由吳淞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
口等處導之入江以通下游又開湖州之縷溪洩天
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太湖開常州百瀆洩溧陽鎮

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太湖以通上游

臣等謹按東南江海之間素稱澤國皆倚水為
利害者也蘇常鎮杭嘉湖六郡之水莫不受之
以太湖太湖之水藉澱山陽城崑承諸湖以達
於江海細民瀕江湖而居者往往貪葦蒲之利
任其淤墊數年之後葦泊亦可耕種寢成膏腴
又利其無賦籍也侵佔日多於是江湖之寬廣
者變而為淺狹港汊之狹小者變而為堙塞旱

不能資灌庠潦不能資停泄而民於是病矣元末豪強兼併弊類如此故明初東南困於水患累朝命官督濬患始稍衰以江浙財賦甲天下之區尤宜為之計久長圖樂利然則疏濬之功茭葦之禁地方有司當隨時申明而切究之也八月刑部尚書彭韶罷韶昌言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老然每為貴戚近臣所疾故致仕去

臣等謹按書曰人惟求舊老成典型古所重也韶之持正固宜為近侍所不便使孝宗篤眷耆碩裁抑權貴則彼雖甚疾韶亦何能為韶審知其無能為也又何至不安其位哉

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大學士徐溥等上言三清乃道家妄說耳郊祀樂章皆太祖所親製今苟製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黷實甚臣等誦讀儒書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帝嘉納之遂寢前命

臣等謹按鄭康成六天之說論者猶病其雜於

識緯況三清出道家言尤無可據者乎夫太平既久則神仙禱祠之事作漢唐及宋莫不皆然徐溥等疏諫可謂引君當道者矣孝宗虛懷受之遽寢前命亦庶乎轉圜之美哉

九年夏四月下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六十二人於錦衣獄時岷王不檢下武岡知州劉遜裁抑之王怒遂以遜給歲祿不時訐奏於朝帝遣錦衣往逮泮紳率同官上言遜所坐微而王奏牽左證近百人勢

難盡逮請下撫按勘治帝以親王劾一州官輒交章奏沮怒將治泮紳等罪吏部尚書屠滂率九卿申救乃釋之僅貶遜官

臣等謹按天下之事是非而已岷王而是也則劉遜以一知州侮親王傷國體實甚罪當治岷王而非也則遜裁抑之使不至大肆所以全岷王也俾岷王知知州猶能執法而不敢大肆亦所以全國體也安在親王劾一知州即必曲徇

之乎史載岷簡王膺鉦居喪時飲博無度因承
 奉劉忠諫遂殺忠其不能自檢可知遜即給祿
 愆期罪不至逮治泮紳等所論未為無見特連
 名進牘既病於激又近於黨其風誠不可長耳
 孝宗併六十二人盡下之獄至一署為空則又
 非政體已

文政卒已

